

神怪妖異奇書

白

462

蓮

教

上海光華編譯局出版

香

# 編輯大意

是書總輯白蓮歷代之史。以便研究小說者。得其大觀。知其向背。蓋諸子百家之書。無非出於道聽塗說。是書爲西邦周君之著談。且爲該教中之分子。以較諸荒唐之辭。捕風捉影者。不可同日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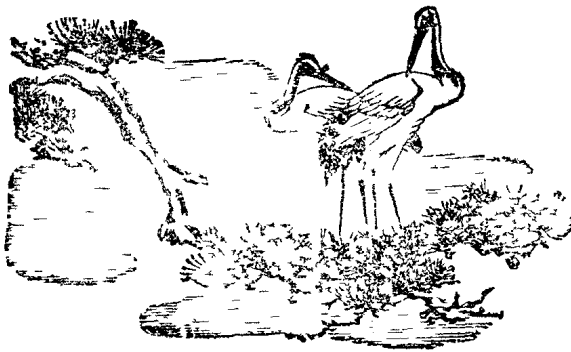
是教追本窮源。自宋元符間。爲該教發端之起點。迄清光緒間。爲該教之終結。惟明之間。稱爲最盛。

白蓮教之經懺符籙。惟教中人爲能知之。今亦略得緒餘列入焉。以便知者之研索。並將所證實事一一敘入。

白蓮教中之徒。未有不知拳法者。然雖教主未見有若何之拳致勝。推其意。所謂拳法。非欲害人。特自身保護已耳。

白蓮教之稱。及一家語。凡在門內者。均有門內之說法。鄙人不厭深求。特從而採錄之。其婚禮及法律。均有與世見異之處。

歷代之教會。或隱。或現。原自不同。然憑予意旨。作上下五百年之參觀。蓋泥諸教而言教。皆爲教中之本分。離乎教而言教。則有意外之嫌疑。否則如歸教而一其心。則其教亦如道宗老子。釋始如來。數千百年又何遺憾耶。 編者識



# 妖異奇書白蓮教目錄

白蓮教之小引	一至二
白蓮教之由來	二至七
無無量經	七至八
太上真經	八至一〇
神經能避水火災劫之三事	一〇至一三
教中習拳之研究	一三至一四
白蓮教中之符法	一四至一五
白蓮教名目之變易	一五至一六
白蓮教自祖師以下概稱師兄	一六至一七
白蓮教中之一家語	一七至一八
白蓮教之法律	一八至一九

白蓮教之齋期·····	一九至二〇
白蓮教之婚禮·····	二〇至二一
白蓮教之爭訟·····	二一至二六
沈亞修之歛財設教·····	二六至三四
元趙素香之教·····	三四至三七
元王椿之教·····	三七至三九
元公明和尚之教·····	三九至五一
元韓林兒之教·····	五一至五五
明王森之教·····	五五至六〇
結語·····	六〇至六一

# 妖異奇書白蓮教

守朴編

新體詩開篇 白蓮台。白蓮台。不老之花朶朶開。春夏秋冬無瓣落。清高之氣有由來。探前路。渺渺哉。我守我真免疑猜。多少好花無結果。癡人空自悵徘徊。

## 白蓮教之小引

古人嘗言道。蓮花比君子。蓋蓮之爲物。入泥不污。實有君子潔身之道。而白蓮尤爲蓮花中之矯矯不羣者也。該教由宋迄今。已五百餘年。當其教務大興之候。男女受洗。已達十數萬之衆。山陝一帶。幾於家喻戶曉。莫不向白蓮以爲依皈。甚有由祖及孫。一家男女。共受係斯教者。以齋戒經懺爲一門。以詛咒符籙爲一門。凡教中弟子。非真心向道。受洗於蓮花池中者。不能詛咒符籙所能者。惟齋戒經懺而已。其經文有曰。無無量經。有曰。太上真經。有曰。經氣神交感經。交感經中。前有四聖八菩薩之尊號。後有七十二手訣。非受洗以後。祖師莫傳其奧。而衆弟子所學者。曰。無無量經。曰。太上真經。（二經敬錄於後）然有可異者。無無量經。能救水劫。太上真經。能救火劫。乃教中傳教之

寶證。髮逆前。山陝之民。多有能誦之者。余鄉周君子民。昔販汾酒。專走陝西。曾爲教下之門徒。後以紅燈照之亂。其祖師相誡門徒。與教友中曾授交感經。知符咒者。七八人。聯袂入山。不知所往。團體散結。莫得其終。而其立教之始。實爲感化頑民。歛收心迹。存有教無類之善念。大無人無我之包容。詎知善念未伸。惡魔頓起。周君言此。感慨無窮。然周君於教中所得異聞。不一而足。詩云。姑妄言之。姑誌之。此白蓮教一書之所由作也。

### 白蓮教之來由

白蓮教之始。實起於宋元符間。去今五百餘年矣。咸陽之西鄙。銀劉村者。有段氏兄弟二人。耕種爲業。兄名義。弟名永。相傳以掘地造屋。得傳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兄弟計議。以爲既獲是寶。必可得官。乃由咸陽令呈報。果然即日皇上賜詔。封爲左班殿值。段氏兄弟向來友于。段永便與其兄約曰。兄去做官。家中田產房屋不可不有人爲之經濟。於是段義進京供職。自己仍留家中讀書課子。然段氏昆弟。家本小康。亦頗知書識禮。但不與考而已。段永除理田務外。日以課子爲樂。家中一妻兩子。長子

名慶。次名懷。尙有一女。名喚粉娘。其時尙乳哺在懷。強解啼笑。但所居銀劉村這地方。只有十數人家之村落。左傍高陵。右出潼水。山徑荒僻。險巖異常。而段氏饒有財名。未晚卽須扃戶。且村中嘗有猛虎。並不傷人。每至秋深。虎哮猿啼。悚人毛髮。段永是日赴鄰村社酒。時日已在山。炊煙四起。剛過竹園。忽聞虎哮一聲。遙覘之。見西山之巔。黃色斑毛。負隅而踞。永駭絕。忙向山路歧走。疾行甚速。莫辨路徑。忽一澗阻。清水漣漪。再覩虎。將追蹤而至。因自暗計道。與其死於虎。毋寧死於水也。乃聳身入澗。覺身飄如葉。不知墮於何所。而段永亦由是全無知覺矣。有頃。似耳畔有人呼喚曰。段先生醒未。段先生醒未。段遽醒。覺身在一小舟。船首一女子蕩槳。其行甚疾。所呼喚段先生者。乃艙中之女子也。年可二八。細覘之。均殊色也。自念身落山澗。何由至此。竊按身上。其軟如棉。皆敗荷葉摺疊以作船底。兩岸白蓮翠葉。水鳥悠揚。女覩永已醒。便向船頭人語曰。汝速槳已醒矣。好向祖師銷差去也。語時。亦赴船頭。但段永此時滿腔狐疑。欲向女郎窮詰。所以。但美人已遠。一人在艙中自思。此景此情。殊出奇突。但自得艙中女子。助其槳力。其行愈速。移時。二女忽棄槳搭跳而語曰。至矣。一女至艙口。語段永曰。船已至岸。段



先生其可行乎。永曰何往。女曰汝去自知。永曰女郎何知余姓哉。曰無多言。汝速去。祖師候已久矣。語時清香馥郁。如蘭如麝。二女至艙前。扶之登岸。永乘間語曰。余有何功德。而累仙姑。仙姑肯爲余一道芳名耶。二女相顧微笑曰。子之迂也。世外人何必留名。以叨榮顯哉。因相與登岸。行于路間。儘有所問。皆含笑而不答。然所行之路。皆嵯峨曲徑。約半里許。至一門。獸環朱漆。儼然爲王者居。二女至此。相戒曰。汝止此。勿隨便亂行。恐遭不測。至時自有人延爾見也。余等通報去矣。二女便攜手偕行。數武復返。顧戒之曰。段先生。無論如何。勿移動。語畢。竟去。段永一人屹立階上。寸步不敢移。但見四面迴廊。迤東角落上有碧桐一株。其淨如洗。地中以碎石嵌花。清雅有致。右側圍以竹柵。麩眼遙觀。空無一物。忽鼾聲陡起。段永猶疑天將下雨。殷其雷故轟轟也。然日已西下。雲霞成綺。再巡其聲而求之。乃猛虎一隻。酣臥於竹柵下。永至此。周身戰慄。縮縮作响。永無奈。作逃遁計。正欲舉步。宅中一道童出。高呼曰。段先生來未。段旋止步。姑應之。而虎隔竹柵。耽耽而視矣。幸道童已詔其意。呼曰。孽畜。休得無禮。虎仍低頭搖尾。躺身臥去。於是段永其心乃定。始與道童通款曲。道童曰。此間姓氏。君休煩問。但觀道性何

如以爲知識之消長。祖師命汝進見也。段永不敢再言。隨道童前進。左轉迴廊。右穿藥圃。誠不知歷幾何路程。中途段謂道童曰。師兄。從來運動。與消化器有密切之關係。請與我以食。再見祖師可乎。余腹中已轉轉矣。道童聽罷。微笑曰。汝已饑乎。曰然。道童乃與以黑棗二枚。曰。且食。且行。祖師望至切也。段永曰。諾。無何。至一殿門。鑪香蒸。黃燭高燒。殿上男女不知幾許。人在當中寶座坐一人。年可五旬。和風滿面。道氣盎然。道童將段永領至殿中。稟明一切。卽退向衆類。祖師隨卽起身出迎。曰。先生光顧。敝山實爲榮幸。有失迎迓。實深歉仄。段永道。村野庸民。爲虎威逼。誤投至此。並蒙以招待舟中。得親鈞誨。實爲萬幸。說罷。便叩見如禮。祖師謙謝再三。乃賜座於旁。奉茶已畢。祖師道。山人志在行道。普濟生靈。但恨人世見短識微。不能於道中獨悟真詮。至爲可歎。承先生不棄。深幸道有傳人。吾將不朽。但汝須留學在山。七日七夜。然後再送汝還家。勸化衆類。蓋道者。放彌六合。卷藏於密。無我無人。一切感化。現今時事。難期十載承平。願世人早早回頭。勿令竟遭其劫。今所傳爾者。曰。遠刀兵水火。惡死兇橫。曰。避身翳形。轉禍爲福。惟劫殺世界。人人以保身爲先。願集弟子。從事修煉。得有真緣。再教符籙。而惟於九

闕十八節之拳術。最足迎合世人之心理。汝宜記之。語罷。着道童送往運功室。先學運氣。次往經懺室。以學誦經。又次往符咒室。以練習豆兵紙馬各符法。七日功成。緣滿。道童又將段永引見祖師。祖師曰。學已成乎。段永曰。略得其概矣。祖師乃與以天書三卷。賜清茶一甌。白蓮一朵。命道童送至半山。指路途而前。段永以爲已離家七日矣。一徑至銀劉村。訪之途人。已非前狀。而段家仍有此門戶。妻室亦死。二子俱亡。其段義亦以不諳官箴。尋遭黜落。義死已久。義僅一子。流蕩在外。不知存亡。而段永之孫。及孫女。均已男婚女嫁。盡已成。人。蓋段永入山已六十餘年矣。永至。具道來歷。一家皆驚。而早疑其死矣。鄰人有吳某者。年八十餘。尙能述其梗概。粉娘於今亦六十四矣。因幼時攀親。未婚而寡。此時猶在母家。聞父歸。以爲奇事。然父女間初不相識。因段永離家時。猶襍穢也。永至家。頗不愜意。賴有女在。便掣同居於後園之草屋。出白蓮以淨瓶注水養之。經冬不敗。日惟焚香披閱天書。所奇者。自兩棗食後。腹中並無饑餓。除傳授各法於粉娘外。惟默坐而已。然粉娘奉乃父同居。初無知其爲女也。父者。眼見其女已駝背龍鍾。而段永猶爲三十歲許之壯漢。居一年左近。信教者實繁有徒。家中已不堪其繁擾。乃



分財皆分。合則是聚。有像則尋。無形空過。乃昭時辰。方無敗類。至聖經。至神經。我身沐念。我身默念。至無我犯。亦無我犯。亦無我我犯。乃敢出斯決斷。窮棄海洋。窮棄絕島。方真明亮。空無所杳。是謂一切修持。皆歸於道。道坦而直。皆無隱慝。道平而坦。皆無惡感。道變而化。皆爲至大。南無婆訶三揭諦。摩訶三揭諦。至誠至德。婆訶摩訶。

太上真經

太上渾穆。雍容氣象。乃及凡俗。大開魔障。南無白蓮主師。無尙至誠。至德天尊之言。曰。凡物有胎氣。斯有孕育。有生殖。斯有撫畜。茫茫大荒。始於無形。洪荒轉達。始爲有形。至於有形。不知有形。所謂大荒。是曰真形。大荒之內。五行產聚。不知煉金。遑云樹木。有水無水。波浪千疊。有土無土。隨從冷熱。惟火在陽。日精爲奇。既無石鑿。亦乏木鑽。五行在世。含蓋無靈。何有熔化。何有枯槁。衆說囹圄。我真必保。元陽一氣。超層三妙。無所謂道。無所謂教。雖謂大荒。實無謂荒。渾渾之氣。天地與藏。超乘而上。降靈而下。木石千古。土金不化。南無大慈大悲。金剛不壞天尊。毒蛇猛虎。狐虺虺蜴。防之不嚴。斯遭惡逆。惟受賊害。若爲無害。害與爲遠。渾然世界。水火刀兵。其勢亦然。視刀非

刀。視劍非劍。不犯刑傷。惟任其使。肆古無虎。無蛇。無虺。無蜴。無刀。無兵。無一切害人  
物。以養其天真。寒非無衣。餓非號饑。宜食則食。當披則披。無做作氣。世無做作氣。無  
是我氣。世無是我氣。無憐憫氣。是無憐憫氣。並不知做作是我憐憫。若何之爲氣。適  
然而臥。適然而起。寢興寤寐。隨性安處。仰觀鳶飛。俯察魚躍。同在化機。無相讐視。亦  
無相利視。凡屬猛虎。毒蛇。狐蟻。虺蜴。相與友善。刀兵水火。不神其變。鳶飛魚躍。各見  
所見。世無讐機。卽無殺機。無貨利。亦無貨利。無身外之禍利。卽無心內之禍利。一切  
讐殺災害。若防於微。而無所防於微。是謂混元功。卽爲太上神。而真元妙諦。所以保  
人生命。或百十壽。或千百壽。至於不知生命。不知幾千百壽。露融霜肅。暴風迅雷。急  
雨酷日。無觸犯。亦無畏忌。而太荒蒙蒙。無融肅暴疾之所謂觸犯。更無所謂畏忌。是  
真神人俱化。物我無與。天空真宰。惟盡神奇。乃默爲功。乃安爲智。無數雜陳。無緣而  
逝。默承天命。無棄萬劫。悠久無疆。共居時月。不知其春。不知其秋。不知其夏。不知其  
冬。寒則如是。燠則如是。人與道合。各維其是。是乃太上降命之功。歸於無極。爰契鴻  
濛。事無可畢。白蓮祖師。因發偈以曉曰。世多障礙。世無障礙。南無三嗒。三多。三

嘛哩吽。世無障礙。亦無障礙。南無嚩囉呢啞吽。世無障礙。亦無障礙。南無嚩囉多囉偏多囉嘛哩格般若波羅啞吽。

右兩經。是由周君口授。而筆載之。然辭句之間。多所莫解。有謂潛消水火之患。捷於影響。蓋經懺之辭。多非庸俗所能解釋。卽謬爲強解。亦屬非是。反不若隨聲附和。亦有靈感於萬幾。

神經能避水火災劫之三事

其一傳說。渭水犯涇。長安不寧。蓋涇渭兩水。同源異流。千古相安。永不相犯。迄元十六年。渭水上犯。中雜以蛟水。有十餘丈之勢。鄉村墟落。俱成澤國。惟初經長安城。其勢卽平。相傳城內。有一居民。姓曹名正甲。他家世信白蓮教。有一位老太太。平日在家。嘗誦無量經。太上真經。是日水至。已及其膝。曹雖知無量經可救水厄。但自家不能誦。忙至後邊。稟明老太太。乃向空焚香。虔誦無量經一萬遍。其水倒流。其勢乃解。彼時禁教甚嚴。從未敢明言其事。邑牧夢神人告曰。渭水犯涇。非常之變。故長安一邑。並無水災。其所以致此之由。於曹姓婦念無量經所致。邑牧旣醒。乃是一夢。當詢地方土著。

並不知有曹姓其人非無姓之人。何難訪覓。惟其禁教綦嚴。雖訪着亦不敢承認耳。其二天啓二年。鉅野妖賊徐鴻儒。白蓮教之叛教妖黨也。陷鄆城。及鄒縣滕縣。擁數萬之衆。後被山東巡撫趙彥同滅之。其時山東有一教民。亦徐鴻儒之同山弟子也。姓歐陽。不記其名。虔心奉教。白蓮洗身以後。乃在家中。自行修德。日惟試驗誦經作法等情。親鄰之中。真心向教者。已百有餘衆。聞妖賊徐鴻儒事起。乃率教下弟子男女七十餘家。避兵於青州之一窮島中。草木叢茂。寂無一人。其島深僻。中藏豺狼虎豹之屬。猛獸極多。人皆畏之。故居民獨缺。歐陽教主擇地至此。而七十餘戶教民皆從之。既居。掘地爲窟。架樹爲巢。身裹餼糧。且安旦夕。喘既定。相與見歐陽教主。教主歎曰。此浩劫哉。然教中有異同。而表視並無赤白。凡教中人。無論有術無術。均宜滅迹銷聲。候其承平。再行遷出。然其間頗多怪獸。余用符籙以鎮壓之。七日之後。便不可居。惟至六日上。則官兵大至。大肆搜索。余將藉惡獸以抵禦之。過此則平安無事矣。至六日。徐鴻儒已被逮。大搜羽黨。有報知督兵楊肇基者。云青州之僻島中。尙有羽黨數百之衆。匿居其間。楊聞訊。派軍官邱禿子。率領兩營。至島中搜索。是夕歐陽祖師諭教民。竟日勿出。次日遷



徒。所有兒童婦女。一律不許出外。歐陽祖師但默誦無無量經。清晨。邱禿子帶領大小三軍。在島口下寨。方將入島搜索。乃選數十壯健在前。帶有大鎗諸物。但見島中猛虎當前。後隨諸獸。多有不可名辨者。結隊而至。軍人駭絕。棄鎗逃遁。而猛獸無一出島者。衆將情形稟明邱禿子。邱禿子曰。兵方至島。獸盡迎敵。此島爲無人可知也。然聖王之世。猛獸害人。亦必驅逐。乃由島口放火。聚而殲之。乃遂回兵。以爲此島既有猛獸出迎。絕無教匪在內。可知。因反兵復命。但教民至島。祖師曾指明地點。令其居處。島口之火。旋即自滅。歐陽祖師既探得兵已退回。火已撲滅。乃囑教民。當晚出島。或借兵亂以投親。或託他辭以依友。或徑返故廬。安居食業。是役也。計保全生命五百餘口云。

其四。四川城口廳地方。多住板廬。恆戒於火。其燒時。少亦十數家。多則數十家。數百家不等。地方有祁姓者。巨族也。家中五房同居。有丁二十餘口。二房有姑。嫁城口西門某爆竹店早寡。常住母家。家有小樓。居於其上。某孀行年五十餘矣。居恆無事。日惟持齋念佛。有某鄰老孀。曾傳以無無量經。太上真經。而未知其經之出於白蓮教也。惟該經之能救水火劫。亦嘗言之。特二經之孰爲救水。孰爲救火。不能分別。惟云能救水火災。